

卧龙生



母是刀！情是劍

卧虎生著

②

色是刀情是劍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归元道长收少侠

先前是上明下暗，故此由洞口望去，难见洞内情景，如今一旦降了数丈，萧雄的夜明眼可就派上了用场，目光扫之处，只见脚底是个宽达数丈的水潭，水潭当中有块方不盈尺的石块矗立。

潭水距离洞底又有丈余之高，萧雄身形一定，直向潭中的石块上落去。

潭中石块，猛一看平常无奇，但当萧雄足尖接触之际，却是滑不留足，幸而萧雄是以金鸡独立之势落下，左足一滑，连忙又以右足踏上，这次他将全身的体重提得轻如鸿毛，始将身形停落在石块之上，设若轻功稍差，必定滑落潭中无疑。

潭水深入崖石以下丈余，四壁皆是坚硬无比的天然岩障，因之气候也比洞中温暖。

萧雄放眼打量潭中四周形势，只见那高逾数丈的岩障，布满千年青苔，不用说人手难以攀爬，就是蛇蝎恐也难以借力窜上。潭的东西两方各有一高出水面的方形石板，石块上端又有铁环把手，推测这两块石板的作用，相信一块是放水入潭的，

一块是放水出潭的。

潭水有如一泓死水，平静无波，可是因为光线黑暗的原故，看不出潭水究有多深。

萧雄停身潭中为时不过片刻，看不出这潭中周围有何异处，正待纵身上岩，蓦地，只闻一声“哗！”的巨响，充斥于耳，方圆数丈的潭水骤然一阵翻涌，眨眼间，潭中红光四射，蔚为奇景。

一道道红光打从四面八方齐向萧雄立身处射来，红光耀眼，一时之间，逼得萧雄不敢睁眼展视，等他一闭一开，目光过处，只吓得他一声惊呼，冷汗直冒。

就在这一声惊呼中，萧雄已然纵身飞上潭盖岩石，这时潭中的千万道红光，也随着萧雄位置的转变而移动。

为甚么萧雄如此大惊小怪，更吓得冷汗直冒？原来那潭水一阵翻涌后，突然万头蠕动，只见成千上万，数不清的一个个细小三角扁头，扬出水面。

眨眼间，头露出来，身子也露出了，最后是细小的尾也露出了，只留那细尾的末端沾在水，全身的力量就凭那细小如量的尾末支持，斜竖在潭水面上。

这是种蛇类里最毒的小蛇，全身从头到尾不过五寸，蛇身全青，有如竹叶颜色，故有“竹叶青”之称。

竹叶青除了奇毒无比外，并不伏于地，平常栖身竹林，在竹枝与竹枝之间窜行如飞，两睛红如喷火，尤其在暗黑之中，射出的光更为明亮，试想一个人立身在成千上万的蛇群之中，焉有不吓得毛骨悚然，冷汗直冒的道理？

萧雄纵离蛇潭，余悸犹存，不敢再行逼视，一闪身飞离潭口丈余。

仰首上望，只见圆径数丈的洞口，此时却已缩成一尺不到的小洞，足见此洞之深，萧雄落身下洞之时尚不觉察，突一抬头观望，不禁惊得舌头伸出唇外，半天缩不进去。

自幼追随苦竹禅师，到也见过不少深山大泽，奇岩古洞，可就从来没亲眼见过如此深长的洞穴，此洞如由人工开凿，怕不要个十年八年才怪。

萧雄心中估计，此洞少说也有个二三十丈，待会探洞完毕，如何上去可就成了绝大的问题，思念至此，连忙嗷口一声高呼，叫道：

“乔姑娘……”

洞口立有乔雀的应声传来，至此他始稍放宽心，心想：只要上面有人，还怕上他不去不成？

又不得不令萧雄感到奇异不已了。

此洞唯一奇特之处是一个蛇潭，再就是从洞口到潭中，形成一个烟通的形状，真正的洞里虽然宽阔，但却高不及两丈。

萧雄心中暗忖：这些成千上万的“竹叶青”，因何汇集一潭，而潭中东西两端的石间又分明是人工修成，毫无疑问这蛇群必为人困居于此，但这筑潭困蛇的人必有原因，否则谁吃了饭没事抓蛇玩？

可是洞里千找万寻却又发现不到一丝人的痕迹，萧雄费尽脑力，想不通是何道理。

久久，萧雄总算想通了一点其中奥妙，只见他再度走近蛇潭边缘，疑目往潭中东西两边的石闸停视不动，他早已想到这两块石闸一是引水入洞，一是放水出洞的，可是两块石闸的形状相同，高低不分，很难猜想其中那块是引水，那块是放水用的，设若弄错了引进大水，岂不弄巧成拙？

萧雄穷思热虑，良久不敢下定决心，陡然，萧雄双目微剔，面部表情逐见开朗，看情形他似已求得答案，史见他束紧黑色斗篷，突然纵身一跃，直往潭中东面的石闸飞去。

以萧雄的轻功来讲，他想落身石闸之上，那是轻而易举的事，可是要想悬空将那石闸拉起，却又不是人力可为。

萧雄一会儿跃上潭缘，一会儿飘落石闸，百思而不得启闸之法，因为蛇潭的四壁皆为青苔布，滑不留手，石间距离潭缘高达丈余，没有着手借力之处。

如果说有谁能不借助他物而将石闸拉起，那真是近乎无稽之谈，属于荒谬之事。

萧雄试了几次，想以在潭的南边滑翔而下再跃上潭的北边，趁那一绷之势而将石闸拉起，结果石闸是碰着了，而那虽然不太重的石板，年深月久没有动过，砂泥填了两边的凹槽，平添了数倍的重量，况且这一飘即过之势，要想在空间停留分秒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此，萧雄虽然尝试了数次，仍然毫无功效可言。

经过几次的滑翔，萧雄已然累得精疲力竭，盖这由上往下再翻上的滑翔姿势，乃是苦竹禅师的绝艺，凌空蹶虚轻身术里最高身法，施展之时，须要耗费极大的真力，萧雄不惜真力的连连展了好几次，全部真力几乎损耗殆尽，这又如何不累得气喘如牛？

可是俗语说得好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萧雄总算苦得了有代价，就在他几次的纵跃，身上宽大的斗篷，无法束紧的部分，每次都擦过壁上的青苔，经过几次的磨擦，青苔又那能与萧雄的特具神威宝衣相比？

斗篷擦过之处，青苔一片片地被其刮落，就在那数片青苔

刮落的地方，赫然现出个铁环嵌在石壁之中。

此一发现，萧雄心花怒放，原来的艰困，只因这铁环的出现一扫而空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他又岂能例外？

经过片刻的休息，萧雄再度提起精神，看准了铁环的位置，一纵而下。左手五指攀住环扣，双足立于石闸之上，用力的将铁环摇了两摇，铁环并没腐蚀的象徵，这才勾起双足，伸出右手来抓住石闸的把手，暗中连集功力于右臂，猛然往上一提，只听“嚓”的一响，跟着潭水“哗哗”而流。

乔雀先后两次遇农夫老者，两次都接受了他的帮助，而且两次都那么巧，都在有事的时候遇着。更使乔雀纳闷的是每次这位老头总是帮完忙就走。

放下乔雀回到洞旁静候萧雄呼唤放绳不提。且说萧雄坐在潭边看着水潭一寸寸地往下矮，慢得令他不胜其烦，眼看洞口由亮变暗，终至黑暗无光，相反地潭中却红光四射，成千上万的蛇群，竟然没有一条随着流水逝出闸口。

一条条竹叶青高昂着首，细小如针的蛇信伸缩口外，眼中射出道道红光，瞪着萧雄一转不转，惊骇得体内冷气直冒。

他不敢再看，爬开两步，避过群蛇的双睛，依在一块岩石之上假寝，心里想趁着放水之际休息片刻，但那“哗哗”的流水声，和脑际充满的群蛇可怖的形状，再使他不敢稍闭双眼，提心吊胆的度时如年。

也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候，萧雄无法计算，总之洞口是亮了，毫无疑问是经过了整整的一夜，等他再度走近潭缘时，潭水已不知在甚么时候流得滴水无存，可是使他大感惊异的是满潭的小蛇，居然在潭水干涸时仍无去意，照旧朝着萧雄身上探头幌脑。

这下可使萧雄大伤脑筋了，如果说是一条两条还好对付，而目前却是满潭满穴，别说是斗，就是看看也会把人吓得惊魂失魄。

萧雄不愧头脑机灵，凡事除非他不去想，要是经过一再思索，只要是不超人力的范围，他无不思想得通的，这时他又想到了火攻的办法，旋即高呼洞外的乔雀，要她多打枯竹仍下。

折枝之易，易如反掌，乔雀扔下了大量的枯黄竹枝，萧雄集潭缘一堆，打亮火摺，燃烧起熊熊融火，竹枝一经燃烧，发出“劈劈！啪啪！”的响声。

竹节有如松枝，含有油质，既经燃烧即不易熄。萧雄居于深山甚久，深悟其中道理，等那一堆竹枝燃烧过半，陡然扬手一掌，对正一堆融火挥去，竹枝那能承受一掌之力，纷纷飞落潭中，风助火势，呼呼而响。

大凡动物，没有一种不怕火的，蛇类焉能例外？群蛇一见火到，惊得满潭乱窜，争先恐后，朝着方不及尺的闸口逃出，不到片刻工夫，能逃的，逃得一条不剩，逃不及的一条条烧僵潭底。

说也奇怪，原来一条条色如竹叶的小蛇，一经火烧，顿时变成雪白，萧雄立于潭缘略一估计，烧死的少说也有一两千条之多。

潭水流尽干涸后，更显出深得怕人，简直有如庞大古井，潭中的一条石柱，也就是萧雄从洞口落下，头一个停身之物，是条看起来极为细小的石轴，高矗半空，直插入潭底当中。东西两端的石闸，也是细长直通潭底的石板。

萧雄飘身潭底，发觉底面除了部份污泥石外，居然平整得象个大洗澡盆，潭的周围石壁，原来被水掩去之处，布满了些

不知名的水草，水草上间有水点滴落。

置身其中除了有根高如旗杆的石柱调剂一下这空旷的深井以外，萧雄显得分外的渺小。

这深得令人胆寒，深得一无奇处的潭底，萧雄颇为灰心，因为他曾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挖空心思的排水驱蛇，到头来仍然发现不了一丝值得冒险的地方，然而萧雄生来好奇心重，凡事不到绝望，他绝不肯半途而废。

打从洞口看去，象是一条通道，比潭里更黑，黑得连萧雄的夜明眼也发生不了作用。踌躇一阵，猛的他想起了腰中之物，那素素姑娘临行之时寒给他的一柄短剑，他想到洞内奇黑，也不知里面藏有甚么鬼怪魅魍，有此一剑当可作与防身之用。

就在他蓄势进洞之际，蓦地，洞口传来乔雀姑娘的话语：“萧兄……”

萧兄两字拖得很长，原因是经过了一个整夜的工夫，乔雀姑娘没有听见他的声响，而先后又听见洞里发出几阵不同响声，故此她将萧兄两字拉得很长，目的是要等候他的回音。

要不是乔雀姑娘及时的呼叫，萧雄已被当前的事物都给忘了，连忙抬头叫道：

“乔姑娘，有甚么事吗？我又发现了一个腹洞，这就要进洞去了，你要没事再候不久我就可以上来啦！”

洞外乔雀姑娘又道：“我没事，你放心进去好了，你肚子饿不饿呀！我这里预备了吃的东西，你接着，我扔啦！一、二、三……”

两餐没进过粒米滴水，萧雄那能不饿？可是往往有人因之所至，竟会忘去疲劳，忘去饥饿，此时乔姑娘提醒，萧雄反倒觉

得饥肠辘辘了。

乔雀姑娘扔下的东西，乃是一双烤熟的山鸡，余温犹存，香气四溢，直引萧雄口角流涎。

腹饥难忍，探洞寻幽，同为当前两大要事，萧雄匆匆撕开烤熟山鸡，囫囵吞枣的就将整双山鸡吃完了。

抹抹嘴，抽出短剑，陡然，黑暗的潭穴，毫光四射，原来是短剑离鞘所发出光芒。

素素姑娘临行匆促，也没交待这柄短剑的来龙去脉，萧雄得到此剑，也一直就藏在腰中，从来没取出看过，更谈不上抽出鞘外。

没想到短剑出鞘，立有万道碧光透射，有如一顆明珠，照耀得潭穴如同白昼，正好，甬道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这柄毫光四射的短剑，非但可作防身之用，更能兼为照明灯光，一举两得，萧雄喜不自胜。

有了照明之物，萧雄胆量更增，短剑一扬，直向甬道中窜去。

甬道长达半里有余，加之深入地底甚深，潮湿异常，又因年深月久，因此甬道里滑溜之至，萧雄虽是轻功惊人，走起来也感到十分吃力。

陡然，一丝极其细微的风声，迎面而来，其势甚疾，快如流星飞矢。萧雄心知有异，一闪身，贴壁而立，随着闪身之势，一抖手，短剑亮出在握。

随着短剑发出的毫光万道，倏闻一声惊人的长叫，叫声凄厉，震耳惊心。叫声中，只见一道黑影快如电光石火般地飞去。

叫声起自突如其来，萧雄不禁大惊失色，本能地又疾退一步，以防意外。因为在那一声惨叫中他分不出是禽是兽，或是

甚么鬼怪魅魍。

尤其是在那剑光中一闪即逝的黑影，快得令人不敢相信，更使他感到奇异的是，那条黑影，明明是朝着自己偷袭面来，为甚么突然又纵身飞去？

片刻，萧雄惊魂甫定，他暗自惭愧，心中忖道：

“我怎么恁地没出息？我怎么恁地没胆量？”

暗自的咀咒，无形中增强了自己的勇气，萧雄惧色顿减，左足跨前一步，身子对正甬道尽头，不假思索，沉着地，稳正地，一步一步踏向前去。

走进甬道，踏上四分五裂的石板，眼前的景色，又使萧雄陷入迷惘之中。只见甬道尽头，是间二丈见方的石室，除了一角满生绿油油的青草之外，可以说是空无一物，立在裂痕斑斑的石板之上，萧雄只觉阵阵阴风渗出。

适才的一声惨叫，纵跃如飞的黑影，刹时失去踪迹，然而二丈见方的石室，既无门，又无窗，难道那黑影还会是鬼怪不成？

鬼怪只是一种传说，谁也没见过，但是传说的恐怖，任谁想起来也会毛发悚然，何况是明明看见了的黑影，怎的刹时不见？

萧雄虽然立在石板上不敢再进一步，可是他的目光就不曾停过一下，石室的四角看了一遍，他再转到四壁，由四壁再转上室顶，倏然，他眼光停落在顶上一角，在那眼光凝视的一角，出现了一个非人非猿的背影。

一身黑黝黝的长毛，手足四肢整个贴在壁顶之上，有如一双庞大的壁虎，既是个动物，萧雄心胆也就壮了，猛喝一声，道：

“上面是人是兽？还不给我下来！”

话是说出了口，但久久却无下文，贴在壁顶的黑影一动不动，就象僵死在上面一般，萧雄踏下石板，走进石室，拣了一个有利的地位立稳身形，又道：

“再不言语我可要动手啦！”

随着动手两字，只见黑影有如骤失重心，“呼！”的一声，直坠落黑影落地，旋即一个翻身，蜷伏壁角，叫道：

“我是人，别动手！”

是人更好办，萧雄呼出一口长气，道：

“既然是人，怎么不敢面对讲话？”

黑影抖动了一下身子，答道：“如果你肯把剑掩盖起来我就敢转过身来。”

萧雄以为黑影怕他短剑厉害，连忙温和地道：

“你放心！我不会伤你！”

黑影倏然哈哈一阵大笑，道：

“伤我！怕没那么容易，只是我双眼久不见光，见了光会流泪，请你把剑藏起来，我绝不忘你的好处。”

话到是说得十分诚肯，萧雄心想，就凭他那手壁虎功，已可算天下少有，如果他要有甚么企图的话，那还不轻而易举？区区一柄短剑又奈何他？

想至此，只见他手臂一抖，五指突张，短剑已然落入袖中。

短剑入袖，光亮顿失，萧雄只觉得如同处身在黑缸之中，就在这亮光忽敛之际，蓦地一阵微风，拂过萧雄身上，随即有声道：“在下感激救命之恩，有生之日定当不忘大恩大德！”

声音有如附耳而言，不用说，这黑影立于身前讲话，萧雄微一躬身，道：“这是注定我们有见面之缘，谈不到甚么救命之

恩，你倒是怎么被困在此？这点请你说个明白！”

黑暗中只听一声长叹……

紧接着一声长叹之后，黑暗中，那人又道：“罪孽！罪孽！这完全是我自己一手造成，怪不得别人，二十年了！我只当会老死此洞，没想到却会遇着恩人……！”

话说至此，连着又是“唉！”的一声长叹。

萧雄听来无头无尾，摸不清他话中的含意，更看不清他面部表情，但听他口口声声称呼自己恩人，实在听来有点不太顺耳，连忙岔开话题道：“阁下尊姓大名可否见告？”

问话与答话之间，停了相当的一段时间，由此显见那人曾为萧雄的问题沉思了片刻，但旋即听他答道：“我原姓钟，数十年前武林中人给了我一个绰号，叫我血海魔掌，当年我对这绰号倒也不加可否，原因是我也的确伤生过多，但在这石室二十年来，我感觉到罪孽的深重，同时我又深深体会到了为人不走正道的可悲，与及受人的厌恶和敌视，因以，我发誓一旦如能离开此洞，生还有世的话，我一定痛改前非，所以我今后将重新做人，既然洗面革心，我当然就不能再用原来的名字，至于改用甚么名字，至今尚未决定……”

那人顿了顿，又道：“在这石室中待了二十年的我，换句话说，我已经孤独了二十年，是个短寿之人的半生，不算短时间长了，其中只有酸、苦、辣，而没有丝毫甜的感觉，我感到孤单的痛苦，感到失去自由的可怕，所以我心中许了一个誓愿！谁要救我出洞，谁就能终身使唤我，现在阁下就是我的主人，那么我今后的名字也就须要恩人为我题赐了！”

血海魔掌四字，无异巨雷轰顶，萧雄闻之心惊肉跳，这二十年前横行天下的黑道魔头，萧雄怎么样也不会想到如今仍

然生存于世，更巧的是竟为自己所救，但这武功藐视武林的霸道人物，却因何也沦为阶下囚，被困石室达二十年呢？这倒是萧雄久久想不通的。

萧雄挖尽心思的想这问题的而忘了答话，其实他根本连血海魔掌前面的一段话都没听进耳里，这又叫他何从答起，只听眼前的人又道：“看阁下举止谈吐似为正直之辈，但不知师承何人？能否见告？恕我有话在先，阁下如若不是正道人物，那我情愿残死此室也绝不出洞！”

萧雄心想：此人说话怎恁地矛盾，先前是怕光，说见了光亮会流泪，如今又说能看见我的举动，在这黑得出奇的石室之中，我这练得算炉火纯青，但也可说到了七八分火候的夜明眼都无法施展，他又如何能看清我的一举一动？

事实上也难怪萧雄有如此的怀疑在心，但他却忽略了血海魔掌乃是被困于此达二十年之久，早已习惯了黑暗，俗语说：习惯成自然。此时的血海魔掌双眼，在黑暗中的视力，甚至猫鼠尚难望其项背，岂又是萧雄所可料及？

血海魔掌的问话，十足证明他确已一心向善，萧雄不但不为他语气的不礼之处而不悦，相反地倒起了由衷的钦佩，当下答道：“老前辈能归心向善，当是世人之福，不过我至今没有师父，所会的武艺，皆苦竹禅师所授，但却无师徒之名份，如果前辈不弃，我到有意拜在前辈名下为徒，不知前辈允否？”

萧雄是个极其聪明的少年，当年苦竹禅师谈起武林轶事，除了对血海魔掌的为人不齿之外，对他的武功是自叹不如，而今他既然能改过向善，归于正道，将来定可在正道中大放光彩，萧雄与苦竹禅师没有师徒之名，心想不如拜在他的名下。

萧雄脑筋转得奇快，没想到他这一转念，却奠定了他以后

称雄武林的鸿运，这是后话，在此暂且搁下不提。

血海魔掌闻言哈哈一阵狂笑，道：“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老朽已是入暮之年，从未开门收徒，可能是前生注定我们该有师徒之缘，我就收你为徒，仅此一次，下不为例。”

人家那里尚未正式拜师，血海魔掌却已老气横秋，妄自尊大起来。

其实以他的辈之高与年龄之长，萧雄就是算作他的徒孙也不为过，何况他那声小子，其中含的只是表示亲切，与热络，毫无调侃和轻视的成份，因此萧雄入耳，只感到一阵快意与亲切。

血海魔掌既然允许自己拜师，但在这黑暗如墨的室中，甚至连那即将成为师父的相貌如何都没看清，又叫自己如何举行拜师之礼，再者，入洞已久，洞外的乔雀姑娘不知道会急成甚么样子，思忖至此，连忙说道：“此处毋须久留，让徒儿出洞再行拜师之礼吧！”

提起出洞，这是血海魔掌二十年来梦寐以求的事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想获得出洞，获得自由，可是目前洞门已开，随时可以一举足而出洞时，这被困了二十年的血海魔掌，反而显着犹豫踌躇了。

其中有两点原因，第一，二十年来已习惯了黑暗的双眼，怕见光亮。第二，漫长的岁月，衣物早已腐朽，身上一丝不挂，一旦踏出此洞，身上总有为适应环境而自然生长的长毛，但在世人眼中，无异禽兽，这就是他为出洞而困扰的两大难题。

萧雄见他久久不答，问道：“难道此洞中还有甚么值得你老人家留恋的不成么？”

血海魔掌苦笑了一声道：“你方叫我怎么出去……”忽然

语气变得极为惊奇的又道：“此洞阴风伤人，你竟若无其事，难道说你的功力已经练到不畏阴寒的地步了！”

萧雄摇摇头，道：“你老人家不是能暗中视物吗？难道你没看见我头上戴的？身上穿的？”

血海魔掌以不相信的口吻，道：“敢情这真是数百年前的骷髅大侠遗物，二十年来，相信武林中定有重大变故，非我这脱离人世甚久的人所可想象的了！”

萧雄被他的话引起一声长叹后，始道：“这些正是骷髅大侠遗留的面具宝衣……”说到宝衣两字，他忽然想到适才在那剑光中的一刹，血海魔掌全身黑色长毛，一丝不挂，想必是为了此一问题而难以出洞。

想到衣着问题，旋道：“老人家可以暂穿这件斗篷出去，到了市镇再行添新装。”话毕，倏然伸手就要解下身上宝衣。

血海魔掌快如电光石火，形同鬼怪魅魍般地在萧雄不知不觉间，已将他的手腕扣住。萧雄只觉得此一老人身手之快，无以复加，但却对他那突如其来的举动，弄得丈二和尚，摸头不着。

就在身前老人伸手扣住萧雄手腕之际，忽听他一声暴喝道：“别动！此衣一除，你的一条小命还要不要了？”

萧雄因为有那宝衣护身，自下洞来就没感觉丝毫寒冷，故此忽略了洞中阴风伤人，还当是平时一般，想将宝衣脱下给他掩体，要不是血海魔掌及时提醒，萧雄反倒搅不清他的举动是何用意。

借着剑光，步出石室，走过甬道，进入蛇潭之中，萧雄将血海魔掌安置一角，然后昂首高声叫道：“乔姑娘！请你将准备好的绳索扔下来……”

洞外乔雀姑娘接口应了，旋即见一条细小得有如筷子的纯白带子抛下。

潭底直对洞口，洞外的光亮经过竹林的阻挡射入，虽然不甚强烈，但已使血海魔掌感觉得十分刺眼，双手抱头的蜷缩一角，一动不动。

萧雄附在血海魔掌耳旁交待了一句，纵上潭缘，攀上细带，疾如猿猴般地飞爬出洞。

乔雀守候洞旁一天一夜，深深为萧雄入洞的安全而焦急，表面上她虽不形诸于色，暗地里倒是心急如焚，今见萧雄无恙出洞，心花怒放，再也禁不住心头欢喜，满脸含笑地迎上来，问道：“洞中情形如何？怎地在里面呆了一夜？”

萧雄离开洞口丈余，匆匆答道：“情形待会儿便知，此刻我还要救个人上来。”

说着，对着洞内，脱下宝衣，卷成一个小卷，就在离洞口一丈之处对着洞内叫道：“老人家，衣服抛下来啦，注意呀！”

过了约有盏茶时分，萧雄见下面仍无动静，又无话语传出，不知究竟是为了甚么，不禁脸上流露焦急神色，再也忍耐不住，大声问道：“老人家是否发生了甚么困难？”

血海魔掌自知全凭双手摸索，无济于事，只好应道：“没有其它问题，只不过就是摸不着上去的绳索罢了！”

萧雄机灵过人，闻言立将绑在一枝粗竹头上的细带迅速拉起，折了一两枝粗大的竹节绑在悬下的细带末端，再抛回洞里，然后不停的抽动细带。

此举果然奏效，细带末端绑了粗大竹节，又为萧雄不时抖动，在那半空中抖个不停，两枝竹节不时碰在一起，发出响亮的声音。血海魔掌轻易的循声摸到细带，除了竹节，只见他肩